兩漢筆記

四

平

民間所聞天下之公論也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而用

黄霸是矣持是以往無所變亂則孝文之遺風可復

而孝武之虐焰當為之一洗奈何卒用文法吏而以

刑繩下乎甚矣習氣之易移而流於不美者之勢順

也大凡初心無有不善後世人主有得於民間之公

論行之以果斷持之以悠久毋轉移於氣習變亂其

初心哉

立太子而植黨於外氏此貴戚擅權之根也疏廣斯言為慮遠矣不擇師傅以教之以養成其德性而徒私外氏以權以助成其偏黨比周之勢此豈天下之福哉

帝自在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

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禄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宣帝傷法巧文深而更置廷平齋居決事其意美矣

然刑名繩下終日心於文法吏何也蓋帝天姿大抵

刻薄雜霸之習勝而效尤於武帝者多故也舜有好生之德文王視民如傷表立影從風行草偃天下雖有苛刻之吏將安所用乎又豈待一一齋居決事而後始平乎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當時稱頌與張釋之相亞而無救趙蓋韓楊之徒之死其為寃者大矣雖多廷平之員何益也

四年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

見卓然絶出乎流俗之表未易頓革也孟子談王道於戰國時君咸謂迂濶於事用兵爭彊務先權謀其謂之迂闊也固宜王吉之言雖非孟子比然觀其所陳往往皆切中當時之病關係風俗者不細而宣帝亦且以迂濶目之矣蹈常襲故安於卑陋如之何其可革也哉雖然滕文公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斯言一入於心終不忘三年之喪井地之問自續續有所不容已何者先有以感動其本心故也

教而充國忠言之此正有識之士所宜端拜引咎佩服為家庭之訓況醉酗致畔若合符契而反敢以為恨乎恨人之言其弟而遂殺人之子武賢不足道也而宣帝忍為之亦薄甚矣哉

三年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

士以禮待之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

安於卑陋淪於汙穢焉知禮為何事也哉昏禮論財務相求責而夫婦用夷虜之道矣日以七數聽命浮屠而死喪用夷狄之教矣濡雨露而莫之感睨狐狸蠅蚋而莫之恤自肥其口自膏其腹窮年卒歲無一念之及其親回視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者反若怪物然祭獸祭魚曾豺獺之不若矣雖然非民之罪也風俗雖壞而本心未嘗壞民雖非先王之民而心固先王之民之心也使天下之為郡者皆韓延壽誰謂古

禮果不可行乎骨肉有訟閉閤思過而昆弟自悔終身不復敢爭誰謂愚民果不可化乎宣帝不安於雜霸舉斯人者而用之為風俗倡則天下皆潁州也夫誰曰不可而延壽則刑戮死矣惜哉

四年春二月以鳳凰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冬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

是何宣帝鳳凰之多也以愚觀之如蓋如韓真當世

之鳳凰矣前年殺寬饒後年殺延壽其為不祥莫甚於此而但紀一禽以為瑞則愚不知其說也孔子生於周末而鳳鳥不至之歎為世道歎也哀公西狩獲麟而孔子歌之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於是春秋絶筆焉嗚呼謂宣帝何哉

十一月嚴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殆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武帝一受鼂壹之詐誘擊匈奴自後兵聯禍結無歲不尋干戈海内蕭然户口減半雖窮寇遠遁幕南無王庭而終不得其要領何者服之以力而無以服其心故也使當時有望之者首明大義窒其禍端亦何至毒天下如是哉甚矣在廷之臣不可以無學識也

雖曰夷狄顛倒綱常至於感之則懷激之則怒同此

子乎知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矣肯使寛饒延壽之徒以微罪死乎以愚觀之漢家制度非王非霸殆戰國之遺風嬴秦之故習未除耳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古聖相傳初無他學自十五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此也自格物以至治國平天下者此也不志乎此不足以為儒是故明此以南面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君明此以北面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為臣非有異道也且伊尹耕於莘野而與湯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呼韓邪單于來朝此雖匈奴衰弱之効然亦宣帝有

河西河相距千里南河恒山相距千里是甸服也自南河至江千里自江至衡山千里荆州南至衡山正合二千五百里之數若東河至東海千里西河至流沙千里僅有侯綏之地必欲於要荒爲限則此二服當在東海之中流沙之外矣固無是理而冀之北至恒山已薄異域雖侯服亦且不備例限之以五服可乎是所爲五服者特以南方一境之最遠者定爲之制綏服之外五百里與夷雜居爲之要約覊縻之而已故曰要

未始不大也已私一立物我蔽虧蕞爾其形囿於蝸角始失其為寛大耳宣帝平日用法文吏以刑繩下固惼迫刻深之主也使其晚年真有悔過之意内省諸已格其非心天德昭融含覆一視反刑名為忠厚變憯酷為慈祥公卿大夫以德而選政教號令以德而行天下之民翕然向化如風偃草如置郵傳命矣安有平日所用者刻深之法所喜者刻深之人一旦於務行寛大之言督責臣下而求移風易俗追配三

王寧有是理乎反覆詔旨雖名寛大而曰止計簿具文曰欺謾避課曰三公不以為意曰御史按察非實是乃宣帝之所以不寛大者也可厚誣哉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年四十三